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十 七 年

第九九〇次會議

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

紐 約

目 次

	頁次
臨時議程 (S/Agenda/990/Rev.1)	1
歡迎委內瑞拉代表.....	1
向卸任主席致謝.....	1
通過議程.....	2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巴基斯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058);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印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060 and Corr.1);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巴基斯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068)	2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刊載在每三個月印行一次之正式紀錄補編內。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第九百九十次會議

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星期四午後三時在紐約舉行

主席：Mr. A. STEVENSON
(美利堅合衆國)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智利、中國、法蘭西、迦納、愛爾蘭、羅馬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委內瑞拉。

臨時議程 (S/Agenda/990/Rev.1)

一. 通過議程。

二.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巴基斯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058)；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印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060 and Corr.1)；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巴基斯坦常任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068)。

歡迎委內瑞拉代表

一. 主席：我要在開始處理今天在我們案前的工作以前，先對 Mr. Sosa Rodríguez 表示歡迎。他因回國奔父喪未能出席上次會議，現在才從卡拉卡斯趕回來參加今天的會議。我要代表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向他表示弔唁。

二. Mr. SOSA RODRIGUEZ (委內瑞拉)：主席，安全理事會上次舉行會議時，我因先父喪事不得不暫時缺席，方才承您殷勤慰問，不勝感激之至。

三. 我還要趁此機會重申我們的副代表 Mr. Tulio Alvarado 所說的話，我們覺得委內瑞拉能在此就安全理事會理事的議席，非常榮幸。我們深知擔任這個職位應負的責任，我們將根據我國政策向來所遵循的尊重聯合國憲章原則的精神，履行這種責任。

向卸任主席致謝

四. 主席：我還要很簡短的略說幾句關於本理事會前任主席聯合王國代表 Sir Patrick Dean 的話。Sir Patrick 是我們大家都很熟識的，而他又是一個精明幹練成績卓著的外交家兼議會程序專家，這一點我們大家也無不知道的。除了這些才能之外，他又向來處事公允，秉性鎮靜，不但對我們大家所効命的本組織有非常自然豁達的見解，而且知道如何能使本組織的行動對我們大家最爲有益。

五. 就我本人來說，我向來非常重視他的友誼與高見。所以我要代表本理事會全體理事對他上月份領導本理事會工作的情形，向他表示感激，他現在知道已圓滿完成了任務，可以放心卸任，而我們繼任主席職位的人有責任追隨他留下的良好榜樣，這是我深深感覺到的一個義務。最後，Sir Patrick，我也許可說，您雖亟欲交卸主席的職務，但是我卻恨不得越慢接任越好。

六. Sir Patrick DEAN (聯合王國)：主席，念及本理事會上次會議的性質，也許我應再度向您保證，我現在發言並不是爲了答覆程序問題。事實上，此刻唯一有關次序的問題就是因爲字母關係，所以輪到美國緊接着聯合王國擔任理事會主席，這是一件愉快的事。你對我上月份忝任主席一事及對我本人所說的話，不但非常客氣，而且也充分表現你的性格，所以我要向你熱誠表示感謝。現在輪到我來預祝你榮任本月份主席任期內百事平順了。我們大家都深信在您明達的領導下，本理事會的重大工作一定會有莫大的進展。

七. 主席，也許你會覺得在就任主席的第一天就要這樣急速的開始這個工作，未免太辛苦了一點，不過，假使我可以提醒您至少二月份要比正月份少三天，也許你可以得到一點安慰，因爲我的經驗如尚不無參考價值的話，我可以說一個月中最要緊的就是最後三天。

八. 主席：謝謝您，Sir Patrick，您實在比我
自己還信任我。實在說，那一月份擔任主席真是與那一
月份出生一樣，都是無法選擇的。

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巴基斯坦常任代
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058)；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印度常任代表致
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060 and Corr.1)；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巴基斯坦常任
代表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 (S/5068)

九. 主席：巴基斯坦代表請理事會邀其參加本
案的審議，但無投票權(S/5073)。所以，若無異議，
我提議按照理事會暫行議事規則邀他就理事會議席。

Mr. Muhammad Zafrulla Khan (巴基斯坦)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一〇. 主席：印度代表請理事會邀其參加本案
的審議，但無投票權(S/5074)。所以倘無異議，我提
議依據暫行議事規則請他就理事會議席。

Mr. C. S. Jha (印度)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一一. 主席：理事會現在開始審議印度巴基斯
坦問題。關於這事，我要請在座各位理事注意與此項
目有關的文件。巴基斯坦代表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
日來函〔S/5058〕內綜述巴基斯坦政府對印度巴基斯
坦問題的立場，並要求安全理事會召開會議。印度代
表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來函〔S/5060〕內提出印
度政府對理事會就此問題召開會議一事的意見；各位
理事當已察悉印度代表又於一月三十一日對上述文件
提出一件更正〔S/5060/Corr.1〕。這祇適用於英文及俄
文案文。最後，巴基斯坦代表又於一月二十九日重新
要求安全理事會召開會議〔S/5068〕。

一二. 發言人名單上第一位發言人是巴基斯坦代
表，我現在先請他發言。

一三. *Mr. ZAFRULLA KHAN* (巴基斯坦)：
我非常感激安全理事會主席及各位理事使我今天能有
此機會把關於詹慕喀什米爾州加入巴基斯坦或加入印
度之爭端的現行情勢報告理事會。我看我恐怕必須在
尚未向安全理事會陳述引起我國政府深切憂慮，引起
巴基斯坦人民嚴重關切的情形以前，先把這次爭端的
實際背景，就是關於該領土本身的數字與歷史而不是
關於爭端的數字與歷史，大概向理事會說明一下：

一四. “Kashmir” (喀什米爾) 一字的拼法，在
十八世紀甚至遲至十九世紀向為 “Cashmere”，是一
個差不多全世界都熟知的名字，使人連想到一片以藝
術聞名的世外桃源。一言以蔽之，我可以說，至少自
十九世紀中葉至本世紀中葉，喀什米爾一直有一種令
人痛心的矛盾情形，就是，這塊領土的得天之厚和人
類加害人類的痛苦之深。

一五. 安全理事會討論問題時常用的一個名稱是
“詹慕喀什米爾州”。這是由兩區合成的一州，其中之
一是詹慕，多少是平原與丘陵，另一是喀什米爾，包
括風景秀麗的喀什米爾流域與其他鄰近地段。全州人
口略超四百萬之數。根據一九四四年人口普查統計，
居民的百分之七十七都是回教徒，在喀什米爾流域地
帶，回教徒的比例更高——略超百分之九十三。

一六. 喀什米爾人民受苦難磨折的嚴重情形早自
一八四六年大不列顛擊敗旁遮普錫克君主，接管旁遮
普之時開始。旁遮普由錫克統治改為英國統治是根據
一八四六年三月九日所訂的拉荷爾 (Lahore) 條約，
而將喀什米爾轉交 Maharajah Gulab Singh 則係根
據一星期後於一八四六年三月十六日締訂的厄姆厘澤
(Amritsar) 條約執行的。

一七. 這是一種純屬經濟性質的交易。現在根本
不必再提醒理事會各理事，英國當時是以東印度公司
代理人的名義駐在印度亞陸的。後來東印度公司的業
務雖然久已超過商務範圍，但是分付紅利仍是該公司
各董事的主要任務之一，因此這項條約還有經濟方面
的規定。英國叫 Gulab Singh 提供七百五十萬盧比，
充方始結束的戰爭的軍費，亦即結果使英國佔據旁遮
普的那一次戰事。不過這是當時所謂的 “nanak shahi”
盧比；我已查悉一個 “nanak shahi” 盧比的價值現在
約合美金一角五分，所以他捐輸的總額約合一百十萬
美元。英國則以拉維河及印度河之間的丘陵地區給他
作為酬報。喀什米爾一字根本沒有提及。而根據我過
去已在本理事會早前會議中提過的一件文件，這筆款

項根本是 Gulab Singh 從戰敗的旁遮普錫克君主的府庫中盜取的，這事實在離奇。不過，Gulab Singh 佔據這塊領土之後，領土人民立即開始經歷一個非常困苦的時期，以至於不到一年當時的印度總督勞倫斯爵士亦即一八四六年三月十六日厄姆厘澤條約簽署人之一，不得不專函嚴詞促請這位大君勿忘君主的責任。而駐紮官——他當時的官銜——亦即代理總督駐在旁遮普專司與印度各王國關係事務的官員致這位大君的公函及備忘錄內所用的文詞，甚至更為嚴厲。我現在無意向理事會各位理事詳述其內容或請各位注意此事。不過，內中曾提及諸如此類的話：“我的朋友，據我瞭解，在貴領土內甚至連草木及其他類似的東西都要課稅”。總之，這種情形多少繼續存在達一百零一年之久。

一八。一九三〇年代內，該州發動了要求申張基本人權及實行代議制度的運動，這次運動曾獲得州外所有人士普遍熱烈的同情。這次運動的先導是印度的總理尼赫魯先生，他後來在兩國分治以前就任印度臨時政府的首長。這次運動包括“離開喀什米爾運動”，要故 Hari Singh 大君離開該州。這次運動是 Sheikh Abdullah 領導的，當時曾獲得印度現任總理的全力支持。Sheikh Abdullah 因發起這次運動而被判處長期徒刑。但是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也許有興趣願意知道，當 Sheikh Abdullah 因被控叛國罪而受審訊時，尼赫魯先生因熱心這次運動而且也因與 Sheikh Abdullah 的友誼，所以曾親自前往喀什米爾省城，斯利那加，自願為 Abdullah 的辯護律師。據我所知，尼赫魯先生從未執行過律師事務，也可能曾有過這種經驗，不過他確是一位具備資格和能力的律師。但是 Hari Singh 大君不准他為 Abdullah 辯護，隨即將他遣送出境，雖則當時業已宣布他將於幾天之內擔任印度臨時政府首長。

一九。說完了上述簡略的歷史背景之後，我還要花費幾分鐘略述一下詹慕喀什米爾州與巴基斯坦的地理上交錯形勢。喀什米爾三大主要河流，吉倫姆、徹納伯、及印度河都直接流入巴基斯坦。分治以前自喀什米爾通至印度的兩大幹路（其中一條後來分成兩條支路）現在仍自該州通至巴基斯坦，雖則其中一條——自詹慕通出去的一條——現在已不大用了。

二〇。喀什米爾森林主要出口產品是木材，都經徹納伯及吉倫姆兩河流域運至巴基斯坦境內瓦西拉巴、西雅爾哥及吉倫姆的木材市場。我方才已經提過，因為喀什米爾得天獨厚風景秀麗，所以另一主要

收入就是旅行事業。多數旅客都來自今日屬於巴基斯坦的地區。進出口的主要港埠是喀喇基。不過，遠較上述一切更為重要的一件事是喀什米爾人民與毗鄰巴基斯坦省份人民彼此間始終不渝的密切文化關係，以致現在尚有數千家人民骨肉分散在喀什米爾及西巴基斯坦兩處，每家都有若干人住在喀什米爾，若干人住在巴基斯坦。

二一。為了上述原因，所以實行獨立時喀什米爾人民都渴望參加完全獨立，推翻大君的統治，並加入巴基斯坦。

二二。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法案規定當時稱為英屬各省的地區實行獨立，分成巴基斯坦與印度兩國：印度亞陸西北及東西部回教居民佔多數的毗連地區成為巴基斯坦，非回教徒居民佔多數的其餘毗連地區成為印度。至於當時所謂的各公國的問題，都是根據以印度獨立法案第七節規定為限據的辦法解決的。就是英國撤回或放棄它對此等公國的主權，讓其隨意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但是當時的印度總督蒙巴登男爵曾勸這些公國在決定加入上述兩國中任何一國的時候，不但必須顧全人民的願望，而且也當念及疆土毗連的地理形勢。他說“你們不能逃避其中任何一種情形。”

二三。他雖提出這樣勸告，但是我方才已經提過的這位 Hari Singh 大君似乎另有企圖。這位大君確曾與巴基斯坦締訂過一項維持原狀的協定，規定巴基斯坦負責照管過去根據條約原由英國照管的事項，不應中斷或停頓。這項協定特別有關郵政及電訊服務，以及有關安全及大君過去與英國的關係等事項。至於加入一方或他方，他尚不願即作決定。這事使州內人民，尤其回教居民，深感憂慮。後來浦翁其地方就發生了一種自由解放運動。這地方是該州內原屬上述大君的采邑，其君主是 Gulab Singh 大君的長房嫡系親屬。

二四。我已經說過，我無意詳述此事的細節，祇擬一提後來這次解放運動聲勢越來越大，結果這位大君不得不親自率兵鎮壓，其手段之殘暴無法言喻，據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倫敦泰晤士報記載，當時回教徒遭殲滅者達二三七,〇〇〇人之多。

二五。本理事會各位理事倘尚記得方才我曾提過該州人民與巴基斯坦毗鄰地區人民彼此的密切關係，那末必會瞭解這種鎮壓行動勢必引起激烈的反抗運動，不免使巴基斯坦毗連地區人民也深受震動不安。這種情緒不但繼續增長，且蔓延至各部落地區，於是

部落人民亦湧入喀什米爾山谷地帶響應解放運動。該州大部分地區人民都排斥 Hari Singh 大君，所以他離開喀什米爾首都斯利那加到詹慕去。他當然是想設法找人幫他抑制這次解放運動的高潮，因為他自己的部隊已證明不行，所以他轉向印度要求軍事援助。印度政府的政務秘書 Mr. V. P. Menon ——他與印度國防部長姓名相同，但我相信與他沒有關係——勸他自動承允加入印度，他即照辦。當時的印度總督蒙巴登接受他如此加入，但有一個條件，就是該州加入巴基斯坦抑加入印度的問題最後決定應根據當地人民自由表示的願望——關於這點我等一會再予論及，但不擬詳加分析——這就是加入問題必須根據人民自由表示的願望辦理一意的起源。

二六。我可附帶一提，最近數年來印度曾一再重申印度祇肯在承認它對詹慕喀什米爾全州主權的情形下談判這項爭端的解決辦法。我也無意細論此中的詳情，祇擬說主權問題本身就祇能由人民自由表示的願望才能決定。這畢竟是加入這個名詞的意義。加入問題祇能由該州人民自由表示的願望才能決定。所以詹慕喀什米爾州究竟願歸屬巴基斯坦主權管轄或印度主權管轄，祇能由該州人民自由表示的願望作成決定。

二七。印度對加入問題所持的立場似乎可從印度在安全理事會內發表的若干陳述中清楚看出。我祇擬在此提到其中的一次。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印度出席安全理事會的代表 Mr. Setalvad 說：

“雖然兩者”——他指大君和人民的領袖 Sheikh Abdullah——“都提出請求，印度政府仍然慎重將事，指出印度接受這項請求的唯一條件，就是俟恢復和平以後，應使人民意志獲得適當表示。唯有根據這個條件，印度政府才願接受歸屬。”¹

二八。事實上，早在此事以前，印度總理即曾在致巴基斯坦總理的電報內清楚說明此意。他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的電報內說：

“我要清楚申明，在目前情勢緊急的時候援助喀什米爾的用意不是想影響該州使其加入印度。我們曾屢次公開申明，我們認為任何爭執領土或公國加入何方的問題必須按人民的願望作成決定，我們仍保持這種主張。”

二九。在另一件電報內，印度總理曾欣然申稱他不但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這種諾言，而且也向喀什米爾人民及全世界提供這種諾言。而這正是巴基斯坦全部努力的根據：請其實施這些諾言。

三〇。的確——根本無庸再予指出——這些諾言、宣言及一國致他國的文告內都說：一俟部落人民撤退，法律治安恢復之後，當即舉行自由公允的全民表決，以確定人民的願望。這兩種條件都是必然的條件。而且全民表決顯然祇能在已經發生的滋擾事件平定或肅清之後才能舉行。不過這是僅有的兩種條件。

三一。印度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將此問題提交安全理事會，十四年來這個問題至今尚懸而未決。我不擬再詳論安全理事會所採行動的歷史，最初提出的決議草案以及終於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通過的決議案。²我祇要說當時安全理事會設置了一個——由委員三人，後來由委員五人組成的——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着其審查此事，並依據安全理事會各決議案規定，尋求一種根據自由公允全民表決結果的解決辦法。

三二。這個委員會嗣於一九四八年七月間前往亞陸與兩國政府舉行談判。在此期間，喀什米爾本身的情形發生了改變。安全理事會審議這事完畢之後，有人發見印度正在準備在喀什米爾採取攻勢，也許是實行印度屢次在安全理事會內表示的意思，就是說，理事會祇須管如何將部落人民逐出喀什米爾的事，其餘的事可讓印度負責。總而言之，當印度快要開始攻襲時，巴基斯坦當時的總司令就向巴基斯坦政府報告說，這種武裝攻擊倘若任其發展可能造成非常嚴重的結果，於是巴基斯坦才派正規軍隊去守衛防線。

三三。委員會抵達喀喇基時，我在我非常榮幸——因為我是當時的外交部長——能夠接待該委員會各委員的第一天，即根據地圖及其他有關文件向他們詳述整個情勢，請他們注意。委員會曾於其第一次臨時報告書³內說起這件事，說是該處情勢的實際變動。因此委員會曾再三修改它建議的決議案的內容，以應印度因巴基斯坦部隊駐在自由喀什米爾一邊而提出的抗議。這塊地方嗣被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停火界線劃分，雙方各得一半。

三四。我提到這件事，因為將來討論時大家會發現印度時常提到這事，用以支持巴基斯坦在自由喀什

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第一至十五號，第二三四次會議，第二一七頁。

² 同上，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四月份補編，文件 S/726。

³ 同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補編，文件 S/1100。

米爾是侵略者的控告。我已經說過這個侵略問題，這個雙方駐派部隊的問題業經委員會與兩國政府於一九四八年夏季一再反覆討論過了。最後委員會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提議了一件決議案；⁴當時主要由於巴基斯坦政府不能接受這件決議案，所以委員會又重新擴充決議案內關於舉行全民表決的第三編，後來變成了補充第一件決議案的另一件決議案，就是後來所謂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⁵的那一件文件。這兩件決議案業經雙方接受，成為兩國間的國際協定，因為安全理事會已將其正式載入有關這次爭執之解決的紀錄內。

三五。一九四九年四月間，委員會促請雙方提出一件名為“解除該州武裝”的計劃，以便實施決議案內關於巴基斯坦部隊撤出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停火界線自由喀什米爾一邊及大部份印度軍隊撤出喀什米爾印度所佔部分的各節。但是事實上並無進展，因為雙方不能議定任何計劃。這就是問題真正的癥結所在。假使當時確有過錯的話，現在也不是討論誰對誰錯的時候。但是因為不能商定一種撤退部隊的計劃，所以巴基斯坦不能按照它根據委員會決議案所承允而且至今仍屬有效的諾言，先開始撤退部隊。而且後來也未能商定如何同時撤退巴基斯坦其餘部隊及大部份印度部隊。這就是這個問題目前的情形。

三六。我還有一個簡短的意見要提出：印度代表曾在安全理事會內說巴基斯坦違反了上述決議案，因為巴基斯坦曾增加駐在自由喀什米爾地區的部隊，而且因為巴基斯坦沒有要求該區人民，及所管人民創造足以舉行全民表決的環境，這兩項控告均業經巴基斯坦駁斥。聯合國代表已認為巴基斯坦業已實施了決議案第一部分的規定。

三七。另一點控告是說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的第二部分亦未曾執行。關於這一部分的若干條文，委員會與聯合國代表都說業已執行了。部落人民早已撤退，而且從該州以外進入該州自由喀什米爾境內的人也都已撤退了。現在唯一尚存的問題是要知道什麼時候起開始撤退部隊。印度的立場是巴基斯坦應先開始，將其部隊撤出，然後印度才有義務採取同一行動。另一方面，巴基斯坦認為——委員會的說明，及聯合國代表的報告書都證明——應先根據一九四八

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二部分C節規定商定一項休戰計劃。一俟這種計劃商定之後，巴基斯坦即開始撤退，然後由雙方按照同時並進的方式撤退部隊，至巴基斯坦一方面全體部隊完全撤退及另一方印度大部份部隊亦已撤退為止。

三八。這又是當時情勢無法避免的一段歷史。我仍舊無意歸咎任何一方。

三九。在這種情勢之下，有人建議說爭執問題既然多少是事實問題——就是，巴基斯坦究竟曾否履行根據決議案應當履行的義務——所以或可由公斷裁定。例如，一九五七年二月份瑞典代表 Mr. Gunnar V. Jarring 擔任本理事會主席時，理事會曾請其前往印度亞陸，⁶以視他能否推動這個問題使其達成解決。他發現一方面提出控訴而一方面加以否認的情形使問題根本無法解決。所以他建議或可藉公斷來決定巴基斯坦究竟曾否履行其義務的問題，他認為或可藉公斷決定事實真相若何，查明事實上有無不遵行義務之處，並視過錯何在，以期糾正。巴基斯坦接受了這種立場，但印度並未接受這種立場。

四〇。印度代表通常總是說對於爭端的任何方面接受公斷都是多少牴觸印度主權的。關於這一點，我仍無意與印度爭辯，但要請理事會注意印度憲法第五十一條，內中規定，印度國策方針主要原則為：“國家應竭力鼓勵藉公斷辦法解決國際爭端。”所以若對可能發生爭執的這些事項的任何方面接受公斷，不但決不牴觸印度的國家主權，而且是絕對符合且復遵從印度憲法的。但是，情形仍如以上所述。

四一。目前的情形如下：安全理事會最後的一件決議案是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通過⁷的。其正文第二段如下：

“安全理事會

“...

“請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建議當事國採取進一步適宜行動，以期進而實施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及覓得和平解決辦法。”

⁶ 同上，第十二年，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文件 S/3793。

⁷ 同上，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份補編，文件 S/3922。

⁴ 同上，文件 S/1100，第三十二頁。

⁵ 同上，第四年，一九四九年一月份補編，文件 S/1196，第二十三頁。

四二。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 Mr. Frank P. Graham 曾多方努力提出若干明達的提議，以期達到這件決議案內所載的目的。差不多四年以前，他又到印度亞陸去，並於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提出一件報告書。⁸ 我本人確信安全理事會開始審議這項爭端的是非曲直時一定會感覺到除審議上述報告書外，倘能再聽聽聯合國駐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對目前情勢的意見，必可大有助益。

四三。聯合國代表復建議當事雙方應設法舉行談判，以期進而解決爭端。他甚至還建議雙方在他主持下舉行一次會議。關於這點雙方並未同意，但是他主張雙方應設法彼此達成協議的建議則並未作罷。因此雙方會屢次設法想舉行談判。

四四。這種嘗試先後進行多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巴基斯坦總統在新德里飛機場上與印度總理晤面的時候，後來又於一九六〇年五月巴基斯坦總統與印度總理兩人同時在倫敦參加國協總理會議並有多次機會聚談以視能否獲致進展的時候。後來又於一九六〇年九月在喀喇基及拉瓦爾平第，當印度總理應巴基斯坦總統之請，訪問巴基斯坦西部的時候。這次他們曾舉行多次會議，謀使此事達成一種解決。不幸仍毫無進展。

四五。會議完畢時印度總理請巴基斯坦總統到新德里去再討論此事。總統指出他們在喀喇基及拉瓦爾平第的討論既無進展，如再舉行會議重談舊話，亦未必能有什麼利益；但是印度總理若承允願意解決爭端，或至少採取一種可使爭端達致解決的行動，那末總統一定很高興到德里去與他會談。

四六。這件事情就這樣耽擱至今。最近兩三天內，報章載稱印度總理宣稱他已重新邀請巴基斯坦總統到德里去訪問他。

四七。巴基斯坦總統的立場仍與過去一樣。假使有絲毫跡象顯示雙方願意在會晤時設法解決爭端，或至少議定一種勢必可以達成解決的辦法，那末他一定很樂於到德里去的。

四八。我不妨在這階段也對報章載稱印度總理會再提出以前亦曾向巴基斯坦首任總理故 Liaquat Ali Khan 建議的由印度與巴基斯坦發表一項非戰宣言的意思這件消息，發表一點意見。我當時忝任巴基斯坦

外交部長之職，所以很熟悉當時這兩位總理間相當長的來往公函。巴基斯坦總理在答覆印度總理主張由兩國總理發表一項這種宣言的邀請時曾說，兩國間已有的緊張情勢——當時的情勢也很緊張——決非僅發表宣言說兩國不從事戰爭所能緩和，這種緊張情勢是由於兩國間懸而未決的爭端。這種爭端一日繼續存在，無法達成解決，則緊張情勢亦將繼續存在，僅僅聲稱兩國決不為此戰爭，那是毫無助益的。所以巴基斯坦總理曾提出建議說：讓我們先設法解決我們的爭端。我們如發現必須長期努力方始有效的話，那末讓我們先商定一種藉談判、調解、或任何其他雙方均能接受的途徑解決爭端的辦法，但最後規定若上述辦法仍不能使我們的爭端達成解決，那末我們就必須採取如國際公斷或司法裁判等可以自動達致解決的辦法。商定了這種程序，然後我們可以發表非戰宣言，進而安慰我們的人民說：“不要為這種事情憂慮，不要因不能實施這種決定而不耐煩，因為我們若不能達成協議，或藉談判、調解等辦法達成解決，我們還可藉自然而然達致解決的辦法來解決我們的爭端。”印度根本不接受這個建議。這就是非戰宣言問題至今懸而未決的原因。

四九。巴基斯坦總理指出祇是一件口頭宣言是無濟於事的。因為我們既然都是憲章的締約國、聯合國的會員國，所以我們都有義務尋求和平解決，藉和平辦法來解決我們的爭端。發表非戰宣言有什麼好處呢？不過，假使非戰宣言的用意是使雙方人民能夠安心，使雙方對於為了自己為了世界大局都可以有益合作的許多事項，能互相合作，那末我們就必須議定若干足使爭端達成解決的辦法。這就是目前的情勢。

五〇。不過，最近約一個半月以來，情勢又逐漸緊張，而且緊張到很危險的地步，以致印度負責人士、領袖及高級官員發表的聲明，雖附有言詞籠統的種種保留與條件，總是使巴基斯坦人民發生面臨危機的感覺，和恐懼心理，深恐這一次可能難以維持兩國間的和平。為對我非常敬仰的朋友 Mr. Jha——我甚至非常愛護他；我們私人的交情是很好的——表示尊重起見，我可以說（否則他會被迫這樣說）“好吧，這決不僅一方有錯，雙方都有錯。”讓我們承認雙方都曾說過或做過使情勢益趨緊張的事情。

五一。不過，現在確有緊張情勢存在。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鑒於安全理事會是聯合國執行維持國際和平、解決危及和平之維持的情勢及爭端等主要責任的機關，所以理事會的確面臨一種非常嚴重的確切責任。

⁸ 同上，第十三年，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文件 S/3984。

五二。讓我現在在理事會內提出若干這一類的宣言，以資證明該處的情勢確如我所敘述的情形。不過我要在列舉這種宣言以前，先指出何以這種宣言引起我們的憂慮，雖則籠統看來而且如果沒有什麼特殊情形，它們也許不能說是構成威脅，或足以使人不安。

五三。現在印度人——尤其印度的國防部長——都說巴基斯坦非法強行佔據喀什米爾的一部分，意思就是自由喀什米爾地區。他們一再說是巴基斯坦在侵犯印度，巴基斯坦犯了侵略行動，巴基斯坦繼續從事侵略，並說必須肅清這種侵略行動；倘若不能藉和平辦法肅清這種侵略行動，就必須“解放”受巴基斯坦部隊控制的地區。我把“解放”兩字放在引號內，因為其意義已與普通“使人自由”的意義不同了。

五四。如將這些宣言放在這種背景之下來看，那末據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意見，沒有一個不構成和平之維持的威脅。我預先加以說明，免得將來我引述印度的話，如“我們不攻擊”、“我們不與巴基斯坦作戰”、及“侵略行動必須肅清，否則就應解放這個地區”等話時，每次都要分別加以說明。

五五。一九六二年一月四日印度國民大會黨在勃特納舉行常年屆會。該黨主席 Mr. Sanjiva Reddy 隨在舉行升旗典禮，亦即這種黨務會議最嚴肅隆重的典禮的時候，請全體議員宣誓——我引述的是非常著名的德里印度時報一九六二年一月五日的記載——肅清中國及巴基斯坦的侵略行動，與過去哥阿事件一樣：

“讓我們在這面國旗之下，向我國總理與我國政府保證我們全體將本有紀律的精神，對政府為肅清上述侵略行動可能採取之任何步驟，為其後盾。

“我全國人民皆將全力支持政府謀求解放喀什米爾被巴基斯坦強佔部份的努力。讓我們希望我國政府不久——當然由政府選定適當的時機——亦能解放喀什米爾的這一部分。”

祇是這一段已足以證明印度現在對那裏的情勢在公開發表什麼想法了。

五六。國民大會黨另一黨員，也是印度國會的一位議員 Dr. Ram Subhag Singh 在同一典禮時說——這是摘自一九六二年一月五日德里的“政治家”報的話：

“現在已經到了也必須立即終止巴基斯坦及中國在印度國土上的侵略行動的時候了。巴基斯

坦雖然加入東南亞條約組織、及中央條約組織等軍事同盟，但是印度顯然不能長此容忍它對喀什米爾的侵略行動。中國最好也瞭解必要時印度亦將使用武力肅清中國在拉達克及其他地區的侵略行動。”

下面還有 Dr. Singh 親口說的話：“中國與巴基斯坦都應知道印度將採取步驟終止兩國在印度國土上的侵略行動，與過去肅清葡萄牙在哥阿的侵略行動一樣。”

五七。一九六二年一月六日“政治家”報轉載一月五日從國民大會黨會場拍發的報告說：

“決議案”——就是國民大會中關於國際事務通過的決議，我相信我的朋友 Mr. Jha 在一月十六日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S/5060〕內曾予提及——“內把中國與巴基斯坦兩個鄰邦歸為一類說，‘它們是繼續非法強佔我國領土的侵略國’…關於決議案的辯論，始終都非常激烈。

“一個個議員都發言要求印度立即採取行動肅清中國及巴基斯坦的侵略行動，內中好幾個要求於三個月之內採取行動…”

“辯論本來尚為平靜，但因 Mr. Radhananda Jha (比哈爾) 陡然提出修正案，以激烈口吻要求限定於三個月期間內肅清中國及巴基斯坦在印度國土內的侵略行動，以致空氣震撼…”

五八。我又從一月六日的“政治家”報內讀到下列消息：

“Mr. Jagat Narain Lal 對該決議案尤其內中提到印度被侵略的部分措辭迂迴曲折，極感忿怒。他要求從這個印度人民的議場上發表宣言，聲明立即肅清中國與巴基斯坦對印度的侵略行動。他說檀香木固然有使人舒適的香氣，但是摩擦太久了也會起火的。所以他警告敵國不應設法利用印度不尚暴動及和平共存的政策。”

五九。閃電週刊一九六二年一月六日一期封面上載有這條標題：“哥阿之後，肅清納加蘭，再繼以巴基斯坦及中國。”報告書本身先請人注意納加蘭的情勢，再概述為壓制納加入“叛變”——這是印度的內政，我不擬在理事會內詳述此事——起見應當採取的行動，最後還說：

“挖除納加區內的膿瘡應該視為是一個導曲，教人民切實應付其餘兩個問題，即巴基斯坦及中國侵略行動。”

六〇。一九六二年一月七日印度時報內關於一月六日國防部長演說辭的記載如下：

“上午會議中 Mr. Krishna Menon 繼尼赫魯先生就國際情勢發言，他也對喀什米爾問題發表一項非常重要的宣言。巴基斯坦佔據了印度的領土約四萬二千平方哩。他說要恢復和平，巴基斯坦‘必須撤消侵略行動。’他又說印度對巴基斯坦根本沒有侵略政策，它將‘執行其對聯合國承允的義務’。但是他趕緊又說‘我們決不容許別人隨意解釋這種義務的意義’。喀什米爾向來是印度不可分的一部分。”

六一。我再引述一月七日印度時報的記載：

“聯邦國防部長 Mr. Krishna Menon 在此地國民大會公開屆會內就關於國際事務的決議案發言說：‘根據我國與英國所訂協定，根據聯合國決議案，詹慕喀什米爾整個領土與比哈爾一樣都是印度聯邦的一部分。…巴基斯坦根本無權駐在印度領土上，所以，如欲維持和平，‘我們沒有辦法，不得不保障我們的安全’。’”

六二。這話的意義非常清楚。Mr. Menon 說根據印度與英國所訂協定根據聯合國決議案，詹慕喀什米爾整個領土是印度聯邦的一部分，這話簡直是把他自己的希望訛為事實。我謹慎重聲明他沒有任何根據可說這話，但是我不擬在這個階段討論此事。

六三。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四日連環週報刊載印度國民大會常年屆會經過情形說：

“喀什米爾及中印邊界問題是勃特納當然要討論的問題。這個問題引起了關於印度政策的若干清楚聲明。總理並未詳論這些問題。他讓國防部長去重申印度的立場。關於巴基斯坦，國防部長說：‘印度將履行它的義務，但印度決不容許別人隨意解釋這種義務的意義’。

“國防部長提到喀什米爾的話，和總理所說巴基斯坦獨裁者最近的言論暴露了他的神經不正常等情，使全印國民大會委員會許多委員懷疑是否將發生什麼新的事情。”

足見不僅巴基斯坦一國有這種感覺，就是印度國民大會屆會內也有這種感覺。

六四。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印度時報內轉載一月二十日孟買消息如下：

“Mr. Menon 說，巴基斯坦應先撤消喀什米爾境內的侵略行動，撤除自由喀什米爾隊伍及駐在該區的武裝警察，並停止對印度從事心理戰爭，作為談判的前提。國防部長在孟買帕拉代許委員會及孟買喀什米爾委員會聯合主辦的公開會議內致辭，宣稱巴基斯坦若‘嚴重違犯’停火界線，印度將立即施行報復。”

六五。我再引述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德里“政治家”報內轉載的孟買一月二十一日消息如下：

“Mr. Menon 說印度的外交政策祇是印度國家主權的表顯，並無什麼不符印度國情之處。假使中國或巴基斯坦佔據了印度領土四萬二千平方哩，還是不肯撤退，那末印度決不主動採取任何好戰行動。但是他說這並不是說印度沒有決心驅逐侵略者出境。印度可藉談判或其他辦法，達到這個目的，但何時進行，及如何進行，則應由政府決定，因為 Mr. Menon 說這種事情是不能在公開會議內討論的。”

六六。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倫敦泰晤士報轉載一月二十四日德里通訊內關於總理本人在巴基斯坦西部邊界對岸的法羅西波發言時的經過情形如下：

“這個邊區市鎮的聽眾五萬人聽見尼赫魯說印度必須派遣軍隊駐在旁遮普邊區，因為印度不信任巴基斯坦的用心。我仍希望有一天巴基斯坦的統治者能夠明白他們所取的途徑是沒有用的——他說‘有時候你對於巴基斯坦這種永遠仇恨敵視印度的態度會覺得非常討厭。我們曾一再重申我們不願與巴基斯坦作戰，但是我們也決不因受人威脅而畏縮。巴基斯坦的統治者至今尚未瞭解這種基本事實’。”

六七。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印度時報的社評說：

“印度政府決不能同意舉行想要推翻該州歸屬印度之決定的全民表決。任何和平解決，必須根據該州歸屬印度已是確鑿不可推翻的事實這一個原則。”

這話完全和印度代表在安全理事會內一再宣佈的聲明相反，因為據他們說最後選擇是喀什米爾人民的自由選擇，並說即使因此必須修改印度憲法，亦願照辦。

六八。自由新聞日報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的一版內發表一件報告，說巴基斯坦正在詹慕喀什米爾

停火線沿線及該州原界沿線加緊敵對活動，最後說：“巴基斯坦本身已將駐在喀什米爾佔領地區內的步兵師團數目加倍”。我不欲討論這事是否屬實，不過假使——這並不表示我接受這話——確曾發生這種事情，那末這種話也祇會使情勢益加緊張，決不能使之鬆弛。

六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一日馬德拉斯印度日報內轉載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孟買消息如下：

“印度國防部長 Mr. Krishna Menon 已發表申明，表示不能接受全民表決為解決喀什米爾問題的辦法。他說：‘印度國內一日有一個名副其實的政府存在，便一日不會容許讓全民表決來決定喀什米爾的前途’。他還說調解這個問題也是做不到的，而且根本不可能以放棄印度主權為目的進行談判。”

七〇。有人一再申說我們尚未用盡談判的方法，我要請他告訴我參照上述聲明，還有什麼談判的餘地？雙方還有什麼題目可以談判呢？所謂“名副其實的政府決不同意舉行談判”、“調解這個問題是做不到的事”及“不能以放棄印度主權為目的舉行談判”——這些話是不是使人覺得尚有談判希望呢？“放棄主權”一詞，意思是不管全民表決的結果若何，必須放棄詹慕喀什米爾州的任何部分。

七一。今天的印度斯坦時報內說：

“一月三十一日國防部長在德里說印度已拒絕肯乃第總統的調解，因為印度的國家主權是不能接受公斷的。”——實則根本沒有人建議此意——“印度向來反對調解，因為這種辦法把侵略者和受害者放在平等地位上”——侵略者指巴基斯坦，受害者指印度——“不但如此，根本沒有一個絕對公允的國家可以調解喀什米爾問題。”

七二。最後，我要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一點。第一，雖然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對於詹慕喀什米爾州加入巴基斯坦或加入印度問題發生爭執，而且是非常嚴重的爭執，然而這項爭端最有切身關係的人民畢竟是喀什米爾人民。基本問題是喀什米爾人民的自決，亦即他們不受一方或他方干涉，自由決定其前途的權利問題。我還是不願在此判斷孰是孰非，不過，為辯論起見，暫且假定——其實我們根本駁斥其中的所有各點——所謂巴基斯坦是侵略者、印度是受害者、巴基斯坦係非法強行佔據該州的若干部分、巴基斯坦犯了這種錯、那種罪、而且違背各決議案規定，或任何

其他說法。但是，假使果應歸咎巴基斯坦，假使巴基斯坦果曾犯過過錯，果是侵略者，難道因此就使喀什米爾人民失去了他們的自決權利嗎？即使當時沒有協定，這種權利還是存在的。

七三。但是，這種協定最初載在附列於蒙巴登接受加入書的條件內。據說他祇用“我接受”數字附加“蒙巴登”的署名，表示接受加入，然後祇在附函內表示希望最後決定將以人民自由表示之願望為根據。不幸這種願望至今尚未實現。毫無疑問，他當時祇表示了這個意思。印度本國的負責長官、及在此出席的代表都會申明接受加入的條件是須由喀什米爾人民自由發表之願望去作最後決定。Mr. V. P. Menon 本人，事實上亦即大君加入書的起草人，也會在其原著內清楚說明此意。這是控制這項情勢的基本原則。

七四。我們有時聽人說：“這種情形已經繼續了十五年，而且現在多少已趨穩定。擾亂這種情形未免可惜，何必推翻一切呢？何不保全現行局面，然後再讓我們來討論如何調整呢？”我要非常鄭重的向理事會各位理事聲明，不要說十五年，即使過了一百五十年，這項爭端還是非藉喀什米爾人民自由表示的願望解決不可。這是他們的權利，他們有權行使這種權利。

七五。有人說，巴基斯坦代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公函[S/5058]內引述的全是若干人士私人的發言。因此，我想關於我一月二十九日的公函[S/5068]，一定也會有人說我也是引述若干私人的意見，而國民大會通過的決議案是說爭端應藉和平辦法達成解決。不錯的，但對於這一點有二個答覆：一個是決議案本身提到所謂的巴基斯坦在喀什米爾對印度從事侵略；第二，這件決議案雖然談到和平辦法，但是，儘管通過了決議案，印度的代表與各部長，在事先與事後仍口口聲聲說要肅清侵略行動。若不能藉和平辦法早日肅清，則不惜藉其他辦法來解放，而關於這種辦法，也有相當清楚的暗示。

七六。一九六二年一月，以印度政府名義發表的名為“喀什米爾與聯合國”的官方手冊內對於這次的所謂侵略行動曾相當清楚的說：“印度願耐心容忍…但是耐心容忍顯然也是有其限度的。”這要不是以使用武力為威脅，那末還有什麼比這更為明顯呢？

七七。但是情勢仍舊未變，我要重說一遍，以最低限度來說，雙方的報章——負責的和不負責的——私人、領袖，甚至各部長都難免說過足使情勢更加緊張的話。但若根據我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的事來看，

則這種緊張情勢已變得非常嚴重。所以，安全理事會的第一個責任是採取步驟確保雙方不使用武力或威脅以達到解決爭端的目的，而且應當清楚聲明此意，使緊張情勢能趨緩和，使人民可不必憂慮明天、後天、下星期再下星期一方或他方將採取軍事行動。

七八。我現在要敬請安全理事會注意喀什米爾的地理形勢。其他因素，我起先已經說過了。

七九。喀什米爾西北角——至少原屬喀什米爾的有些領土——伸入阿富汗，有極狹窄的一條領土與蘇聯接界；然後有大片領土與中國接界，最後在東、西、南三邊與巴基斯坦及印度接界。我們有時聽到種種表示說印度決不侵犯巴基斯坦、印度決不攻擊巴基斯坦，遇有諸如我在理事會內引述的關於所謂肅清侵略行動或解放自由喀什米爾地區的言論內不但暗示且曾明言的那種事情發生時，那末按法律來說這不能算印度攻擊巴基斯坦。他們可以聲稱這祇是肅清侵略行動，而且還可以說如果原來有侵略行動存在，那末肅清侵略行動的本身並不構成侵略，而是行使自衛權利。不過我不必強調指出，接着可能發生的衝突勢必擴大，不會像最初戰事那樣祇限於喀什米爾的範圍之內。鑒於我方才已經說過的喀什米爾的地理形勢——我不擬再重複這一點——理事會各位理事一定很容易自己得到結論，那就是，這個地區一旦發生戰爭，則這種戰爭決不會僅限於印度大陸或亞洲一洲的。

八〇。各位都是受上蒼託付，負有重大責任的人——你們常常肩負不使事態陷入混亂糾紛以至發生衝突的責任，你們負責及時阻止情形惡化，竭力設法藉和平方法解決威脅和平之維持的情勢與爭端——所以，我要懇請各位顧念目前這種非常嚴重的情勢，竭盡所能，執行你們代表全世界人民擔負的責任。

八一。今日聯合國的會員國計有一百零四個主權國家。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在此是本着他們本身的權利；非常任理事國是聯合國其餘會員國的代表。你們全體代表全世界，你們完全對全世界負責。我無意再耗費各位的時間，祇想說明各位的第一個義務是確保不致發生我方才提出的那種不幸事件。其次就是審議這項爭端，並積極真誠努力，尋求一種以正義平等為根據的解決辦法，並確保喀什米爾人民能行使他們的自決權利。關於這點，我確信你們審議這個問題時必會從聯合國駐印度巴基斯坦代表最近報告書着手，而且，誠如我方才已經說過，我確信各位一定希望這件報告書內敘述的情形是今日的情勢，不是四年前的情勢。

八二。Mr. JHA（印度）：我要謝謝主席及理事會各位理事讓我有機會發表簡短的陳述。

八三。巴基斯坦代表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及二十九日來函〔S/5058 及 S/5068〕內聲稱直接談判已告失敗，喀什米爾區域和平之維持現受嚴重威脅。他又在我們方才聽見的陳述內反覆申說同一題目。我已代表印度政府在我一九六二年一月十六日的公函〔S/5060 and Corr.1〕內說明巴基斯坦政府及其代表的這些爭論都是毫無根據的，巴基斯坦政府根本是故意想要利用理事會，把它變成反對印度政府的宣傳論壇。巴基斯坦代表今天所說的話沒有一點使我們改變這種立場，反而證明它們故意想要捏造完全不確的印象，使人以為巴基斯坦受印度威脅。

八四。我要求理事會准許我出席並不是想要參加喀什米爾問題實質的討論，或是一一駁斥巴基斯坦代表方才在陳述時提出的種種控訴誣告。我們擬等到將來理事會能聆聽印度政府代表陳述時再說，我希望理事會能在印度選舉完畢、新政府組成後再召開會議。

八五。我們認為，自從一九五七年安全理事會最後一次〔第八〇八次會議〕舉行會議審議這個問題以來，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新的因素，值得重新審議這個問題。我已在我一月十六日的公函內指出巴基斯坦的控訴都是毫無根據的，而且也沒有任何緊急理由要理事會立即審議喀什米爾問題。印度正在已有二億一千萬選民登記，即將舉行有史以來規模空前的普選的前夕，這種時候——由於不必細說的理由——既不宜於由兩國政府直接舉行談判，也不宜於安全理事會討論這個問題。

八六。理事會在座各位都知道這個問題已有十四年的歷史。理事會上次討論這個問題是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間。巴基斯坦當時也是在印度普選前夕提出這個問題的。可見巴基斯坦又意圖根據外表似很正當的理由，利用印度忙於選舉的時機。我們很失望理事會憑自己的判斷覺得不應當照我們的請求不於此時舉行會議。理事會根本沒有徵詢印度政府是否方便，而且許多理事雖在談話中承認我們有充分有效非常有力的理由，但仍不顧我們是否反對，認為應當召開會議。誠如我已經說過，要印度政府在此時積極參事會關於喀什米爾問題的討論，對印度政府非常不便。所以，我已奉本國政府訓令，要求理事會延至印度普選完畢之後，擇一適當日期討論此事，使新政府能充分參加討論。

八七。我一面提出要求，一面還要乘此機會很簡短地確切聲明印度根本未以使用武力來威脅巴基斯坦。我們會一再聲明我們決不攻擊巴基斯坦，或對它使用武力。但我們也會清楚聲明，我們一旦受人攻擊時，當即實行自衛。我們向來採取這種立場，今日仍採取這種立場。理事會許多理事都知道，我國政府曾屢次表示願與巴基斯坦締訂一項簡單的無條件的非戰宣言，目的無非是想造成一種沒有任何恐懼心理的空氣，使雙方能舉行談判或討論，藉以解決這個問題。這種諾言至今仍未改變，印度總理昨天尚在公開聲明內重申此意。巴基斯坦代表自己也曾提到印度建議發表非戰宣言一事，但他說巴基斯坦要等到若干事項，尤其要等到解決喀什米爾問題的程序決定之後，才能締訂非戰宣言。

八八。不過，假使巴基斯坦果真深恫印度進攻或侵略，或任何其他名目，那末為巴基斯坦本身利益計，豈不是應當先接受我們的提議簽署一項非戰宣言，讓我們藉和平討論的辦法來解決一切問題嗎？

八九。這是我向理事會聲明的立場。但是，巴基斯坦領袖及巴基斯坦報章卻不斷提出威脅，揚言將用“其他辦法”，包括使用武力“解放喀什米爾”，及訴諸宗教狂及從事“吉哈特”即神聖戰爭等等。

九〇。我這裏有好幾卷這種公開言論的翻印本。其中一卷業已載入理事會紀錄，也許等到一個適當的時候，我國代表國將自動把這些文件分發理事會各理事以供參考。我現在無意把這些東西來麻煩理事會，祇擬提出兩個實例。

九一。根據喀喇基一九六〇年十月七日晨曦報記載，巴基斯坦總統會宣稱：“巴基斯坦軍隊是捍衛祖國的人兒，決不能讓喀什米爾問題永遠懸而不決”。近在不多月之前，據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一日紐約時報所載，他曾宣布他擬不顧美國意思如何，使用美國共同安全法案供給該國的軍火來應付他認為對巴基斯坦構成威脅的任何人。而今天巴基斯坦代表卻告訴我們說巴基斯坦受印度威脅。

九二。我祇提出這些事實，讓理事會各位理事自己去將這種事實湊合起來以便可以正確看清這件事情的真相。我舉出上述事實的另一原因是要證明巴基斯坦聲稱受印度威脅的控訴——請各位原諒我這樣說——全是見鬼的話。假使我們願意為了這種言論告到安全理事會來的話，那末我敢說這個嚴肅的機關將永遠不斷的舉行會議了。因為這些文件就是我所說的話的證

據。我敢說，巴基斯坦代表一定也找到有人在印度發表的若干言論。事實上，我方才提及的巴基斯坦對印度進行的那種宣傳運動非常激烈，以致有時確曾引起反應，有人發表言論。不過我敢說若與他們對印度發表的種種言論，要求“解放”以及從事“神聖戰爭”等挑釁煽動言論比較一下，則我們遠不及他們。

九三。巴基斯坦代表曾挑選幾項言論，尤其是數星期前國民大會黨主席 Mr. Sanjiva Reddy 在升旗典禮中所說的話。事實上，印度國民大會黨後來在同一屆會期間澈底討論了印度政府外交政策之後，已正式通過業經巴基斯坦代表引述過的決議案，我現在也擬引述如下：

“國民大會全力支持印度政府對現仍非法強行佔據我國領土的巴基斯坦與中國兩個鄰國所採的政策。國民大會認為印度政府應本印度的基本政策與方法，尋求和平解決的一切途徑，且贊成政府主張肅清一切侵略行動的政策。”

九四。各位在這同一句話內可以看出印度要求尋求一切和平解決的途徑。一個負責的政黨還有什麼別的話可說呢？而且，這究竟是一個政黨的宣言。

九五。他們怪我們把巴基斯坦佔據喀什米爾一部分的行動稱為侵略行動。我們確曾說過這話，而且也不是今天才說的，我們已經這樣說了十四年了。這就是印度所以到安全理事會來的原因，就是確有侵略行動及攻擊喀什米爾的事。但是，決不能因我們堅持我們的觀點而遂視為這是侵略或威脅巴基斯坦的行動，我真是不能瞭解這種理由。

九六。根據我方才宣讀的印度全國最大政黨國民大會黨決議案的內容，豈不是已經清楚證明了我們是贊成和平解決我們與巴基斯坦的爭端，包括喀什米爾問題在內的嗎？

九七。巴基斯坦代表一月二十九日致安全理事會公函內曾引述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二日印度論壇報所載據說是印度國防部長所說的話。在這段言論內，國防部長曾清楚聲明說：“我們不要陷入戰爭狀況…我們仍將繼續履行我們承允擔負的義務。但若發生侵略行動，則我們決心全力以赴，迎頭還擊。因為喀什米爾事件牽涉我們的主權、尊嚴、與榮譽。”

九八。我很敬謹的指出這並不是好戰的言論，而是，理事會也知道，重申我們一再聲明的立場，亦即我們的基本立場，那就是有人在喀什米爾對印度從事

侵略行動，而喀什米爾是印度不可分的一部份。還有，我們自從一九四八年來即在本理事會一再申說這種侵略行動必須肅清，我們這話是指藉和平辦法肅清侵略行動。這無非是重申一下我們的用意是衛護我們在喀什米爾的立場並防止任何進一步的侵略行動，一個政府負責部長當然有權聲明政府衛護本國領土及主權的決心。何況這種言論根本是安全理事會在座各國政府代表在報章內幾乎天天都能看到的話。

九九。此外又控訴印度國防部長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日說印度隨時願與巴基斯坦談判喀什米爾問題，“但不能根據放棄我國主權的原則”。二月二十九日巴基斯坦代表致安全理事會公函內又引述這話。請問這話有什麼錯呢？這是請求在不出讓主權的原則下舉行談判的呼籲，也是誰都不能真正表示反對的事。

一〇〇。巴基斯坦代表一月二十九日公函內還說到印度調動部隊的事。他控訴“印度繼續在很容易攻襲巴基斯坦邊界的地方一再調集軍隊”。印度政府已正式聲明巴基斯坦報章一再載稱印度在巴基斯坦邊界上密集部隊的報告都是毫無根據的。事實是，印度向有一部分軍隊駐守在印度的西北部，擔任普通國防工作。軍隊無疑總是有按季或偶然調動的事，包括操練及演習等沒有政治作用的行動，近來印度境內即或有調動部隊情事也都是與巴基斯坦毫無關係的。我還可附帶說起，這種立場業經印度總理於巴基斯坦總理一月初旬到新德里來訪問他時向他說明了。我確信巴基斯坦代表自己也會同意巴基斯坦方面一定也時常在離我們邊界很近的地方有這種調動部隊、舉行演習、及操練的情事。

一〇一。巴基斯坦代表想使理事會感到巴基斯坦所受威脅的嚴重，我們認為這種恐懼心理根本毫無合理的根據。我要向各位提出我國總理發表的若干言論，理應可以完全消除此種恐懼心理。

一〇二。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六日總理在衆議院內發言時曾說：

“我們要巴基斯坦…與我們合作，我們也將與他們合作，因為這是兩國之間，任何兩個毗鄰國家之間非常正常的事，尤其與一個像巴基斯坦那樣——我甚至現在還是這樣說——原為我們的一部分的國家；我們彼此之間除地理、文化、及歷史關係之外，還有許多接觸關係，人與人的接觸關係，但這一切好像都浪費掉了。”

他所指的是巴基斯坦所持的消極態度。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總理在上議院發言說：

“我們不擬採取任何軍事措施，將巴基斯坦軍隊或其管制機構逐出該區”——指巴基斯坦佔領地區——“這是我們的權利，我們準備等到適當時機，以和平辦法考慮此事。”——我要請理事會注意這話——“上議院當能瞭解，我們說我們不擬在巴基斯坦佔領的地區內採取任何軍事措施，這是相當大的讓步。”

還有什麼能比這話更清楚呢？

一〇三。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總理在新德里新聞記者招待會上特別聲明說：“我們向來贊成與巴基斯坦討論這個問題，與任何其他問題一樣，我們從未拒絕過。”

一〇四。一九六二年一月六日總理又在全印度國民大會黨常年屆會上說印度願與巴基斯坦維持友好關係。他說：

“我們兩國間有許多相同之處。印度與巴基斯坦數千年來一直是一個國家。我們的言語、飲食、服裝，無不相同。我們差不多是一個國家。巴基斯坦是分治之後才成立的，是經印度同意而後成立的。我們不欲這種情形有所改變。”

一〇五。多少年來，直到目前，事實上，直到最近數天，還有許多這種性質的言論。這就是巴基斯坦希望別人信以為是威脅巴基斯坦領土的一國政府首長發表的言論。

一〇六。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九日巴基斯坦代表公函內引述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倫敦泰晤士報的消息——而且他還在此地重提此事——說據說印度總理曾說印度“不得不在旁遮普邊區駐守軍隊，因為印度不信任巴基斯坦的用意。”

一〇七。我沒有看到任何權威報告，不過，讓我們假定這確是總理所說的話。再讓我們看一下事實真相。一九四七年及一九四八年受巴基斯坦援助的部落人民與巴基斯坦部隊侵犯喀什米爾等事件發生之後，在巴基斯坦提出聲明揚言從事“神聖戰爭”的呼聲中，怎能怪印度採取防患措施呢？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希望藉談判辦法與巴基斯坦和平解決兩國之間的懸案以及與該國而且事實上與我們的所有鄰國友好相處的決心。

一〇八。印度一直聲明，我現在再重複聲明，耐心的討論、談判、繼續不斷尋求和解可能，是唯一可以接受的和平解決的辦法。根據紐約時報今晨消息，印度總理昨天還說“我們已清楚說明，不管他們〔巴基斯坦的領袖〕對任何事情意見與我們是否一致，我們決不先與巴基斯坦開戰。”

一〇九。印度的一貫政策向來是藉談判及和平辦法解決我們與巴基斯坦的爭端。印度總理曾邀請 Ayub Khan 總統訪問德里，討論兩國政府間的爭議。我們希望他們能接受我們的邀請，不要在理事會內或在巴基斯坦國內再說什麼話或採什麼行動，破壞在普選以後舉行談判的空氣。

一一〇。我有意引述總理所說的各種話，因為我要證明印度並無意思，印度政府決無意思以和平辦法及談判以外的任何方法去解決我們與巴基斯坦的爭執。印度人民真誠希望——我想我還可不怕別人反對，說巴基斯坦人民一定也渴望——我們能彼此和平相處，因為我們是鄰國。歷史與地理使我們不但成為鄰邦，而且是被悠久歷史與文化關係聯繫起來的密切鄰邦。這是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意思，也是印度人民的熱望。

一一一。我說完了這話，現在要回到我開頭所說的話，請安全理事會延至印度普選完畢新政府組成後選一個對巴基斯坦與印度雙方均感便利的時候審議此事，俾印度的新政府能有機會在普選以後，充分參加安全理事會的討論，並向理事會提供意見。

一二。主席：我的名單上已沒有別的發言人。所以倘無別人要求發言，我將以安全理事會主席資格發表若干意見。

一三。安全理事會各位理事已聽到巴基斯坦與印度代表關於本問題的陳述。我對他們的聲明如果沒

有解釋錯誤，那末我相信兩國政府都表示願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國間關於喀什米爾的爭執，而不使用武力。其次，我相信，理事會各位理事一定亦已聆悉印度代表的陳述，他說該國政府倘能在現在正在辦理的選舉完畢以後再更充分的說明它對此問題的意見，一定比較便利。

一四。參照理事會所聆悉的上述表示和平意向的保證，又鑒於我方才提及的意見，據我瞭解理事會各位理事都認為理事會應暫緩審議這個問題，可能延至三月一日以後與理事會各理事及當事雙方諮商之後再說。目前，這個問題仍由安全理事會受理。

一五。所以，我的結論是我相信理事會各理事必願勸當事雙方對於這個問題勿使用武力或威脅，而且我相信大家一定也同意當事雙方及他人都不應有任何言行使情勢更形嚴重或更加緊張。我要以安全理事會主席的資格促請直接有關雙方、理事會各理事及聯合國各會員國都通力合作以達到此項目的。如無異議，我建議理事會參照大家的一致意見，根據我方才說明的理由，展延這個問題的討論。

一六。Mr. ZORI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代表團完全同意主席的陳述，我祇擬對此事提出一點意見。

一七。各位都知道，蘇聯認為安全理事會不必在目前就本項目召開緊急會議，所以根本反對舉行會議。不過，鑒於主席經若干國家堅持，業已召開安全理事會，所以蘇聯代表團認為，尤其鑒於印度代表方才發表的陳述，我們目前最好的辦法莫若接受主席的建議，暫緩採取其他行動。

一八。這是我所要說的表示贊成主席意見的話。

午後五時二十五分散會

非洲

喀麥隆:
LIBRAIRIE DU PEUPLE AFRICAINE
La Gérante, B. P. 1197, Yaoundé.
DIFFUSION INTERNATIONALE CAMEROUNAISE
DU LIVRE ET DE LA PRESSE, Sangmelima.
剛果(雷堡市):
INSTITUT POLITIQUE CONGOLAIS
B. P. 2307, Léopoldville.
衣索比亞: INTERNATIONAL PRESS AGENCY
P. O. Box 120, Addis Ababa.
迦納: UNIVERSITY BOOKSHOP
University College of Ghana, Legon, Accra.
肯亞: The E.S.A. BOOKSHOP, Box 30167, Nairobi.
利比亞: SUDKI EL JERBI (BOOKSELLERS)
P. O. Box 78, Istiklal Street, Benghazi.
摩洛哥: CENTRE DE DIFFUSION DOCUMENTAIRE DU
B.E.P.I., 8, rue Michaux-Bellaire, Rabat.
奈及利亞: UNIVERSITY BOOKSHOP (NIGERIA) LTD.
University College, Ibadan.
北羅德西亞: J. BELDING, P. O. Box 750, Mufulira.
尼亞薩蘭: BOOKERS (NYASALAND) LTD.
Lontyre House, P. O. Box 34, Blantyre.
南非: VAN SCHAIK'S BOOKSTORE (PTY) LTD.
Church Street, Box 724, Pretoria.
南羅德西亞:
THE BOOK CENTRE, First Street, Salisbury.
坦干伊克: DAR ES SALAAM BOOKSHOP
P. O. Box 9030, Dar es Salaam.
烏干達: UGANDA BOOKSHOP
P. O. Box 145, Kampala.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亞洲

緬甸: CURATOR, GOVT. BOOK DEPOT, Rangoon.
柬埔寨: ENTREPRISE KHMER DE LIBRAIRIE
Imprimerie & Papeterie S. à R.L., Phnom-Penh.
錫蘭: LAKE HOUSE BOOKSHOP
Assoc. Newspapers of Ceylon, P.O. Box 244, Colombo.
中國:
臺灣, 臺北, 重慶路,
一段九十九號, 世界書局。
上海, 河南路, 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香港: THE SWINDON BOOK COMPANY
25 Nathan Road, Kowloon.
印度:
ORIENT LONGHANS
Calcutta, Bombay, Madras, New Delhi and Hyderabad.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MPANY
New Delhi and Calcutta.
P. VARADACHARY & COMPANY, Madras.
印度尼西亞:
PEMBANGUNAN, LTD., Gunung Sahari 84, Djakarta.
日本: MARUZEN COMPANY, LTD.
6 Tori-Nichome, Nihonbashi, Tokyo.
大韓民國:
EUL-YOO PUBLISHING CO., LTD.
5, 2-KA, Chongno, Seoul.
巴基斯坦:
THE PAKISTAN CO-OPERATIVE BOOK SOCIETY
Dacca, East Pakistan.
PUBLISHERS UNITED, LTD., Lahore.
THOMAS & THOMAS, Karachi.
菲律賓:
ALEMAR'S BOOK STORE, 769 Rizal Avenue, Manila.
POPULAR BOOKSTORE, 1573 Doroteo Jose, Manila.
新加坡:
THE CITY BOOK STORE, LTD., Collyer Quay.
泰國:
PRAMUAN MIT, LTD.
55 Chakrawat Road, Wat Tuk, Bangkok.
NIBONDH & CO., LTD.
New Road, Sikak Phya Sri, Bangkok.
SUKSAPAN PANIT
Mansion 9, Rajadamnern Avenue, Bangkok.
越南共和國:
LIBRAIRIE-PAPETERIE XUAN THU
185, rue Tu-do, B. P. 283, Saigon.

歐洲

奧地利:
GEROLD & COMPANY, Graben 31, Wien, I.
B. WÜLLERSTORFF
Markus Sittikusstrasse 10, Salzburg
GEORG FROMME & CO., Spengergasse 39, Wien, V.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EAGERIES
DE LA PRESSE, S. 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保加利亞:
RAZNOIZNOS, 1, Tzar Assen, Sofia.
賽普勒斯: PAN PUBLISHING HOUSE
10 Alexander the Great Street, Strovolos.
捷克斯拉夫:
ARTIA LTD., 30 ve Smečkách, Praha, 2.
ČESKOSLOVENSKÝ SPISOVATEL
Národní Třída 9, Praha, 1.
丹麥: EJNAR MUNKSGAARD, LTD.
Nørregade 6, København, K.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uskatu, Helsinki.
法蘭西: EDITIONS A. PÉDONÉ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R. EISENSCHMIDT
Schwanthaler Str. 59, Frankfurt/Main.
ELWERT UND MEURER
Hauptstrasse 101, Berlin-Schöneberg.
ALEXANDER HORN
Spiegelgasse 9, Wiesbaden.
W. E. SAARBACH
Gertrudenstrasse 30, Köln (I).
希臘: KAUFFMANN BOOKSHOP
28 Etadion Street, Athens.
匈牙利: KULTURA, P. O. Box 149, Budapest 62.
冰島: BOKAVERZLUN SIGFUSAR
EYMUNDSSONAR H. F.
Austurstræti 18, Reykjavík.
愛爾蘭: STATIONERY OFFICE, Dublin.
義大利: LIBRERIA COMMISSIONARIA SANSONI
Via Gino Capponi 26, Firenze,
and Via Paolo Mercuri 19/B, Roma.
盧森堡:
LIBRAIRIE J. TRAUSCHSCHUMMER
Place du Théâtre, Luxembourg.
荷蘭: N. 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Gravenhage.
挪威: JOHAN GRUNDT TANUM
Karl Johansgate, 41, Oslo.
波蘭: PAN, Pałac Kultury i Nauki, Warszawa.
葡萄牙: LIVRARIA RODRIGUES Y CIA.
186 Rua Aurea, Lisboa.
羅馬尼亞: CARTIMEX, Str. Aristide Briand 14-18,
P. O. Box 134-135, București.
西班牙: LIBRERIA BOSCH
11 Ronda Universidad, Barcelona.
LIBRERIA MUNDI-PRENSA
Castello 37, Madrid.
瑞典:
C.E. FRITZ'S KUNGL. HOVBOKHANDEL A-B
Fredsgatan 2, Stockholm.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 A., Lausanne, Genève.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ürich 1.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cglu, Istanbul.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MEZHODUNARODNAYA KNYIGA
Smlenskaya Plashchad, Moskva.
聯合王國:
H. 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E.1
(and HMSO branches in Belfast, Birmingham,
Bristol, Cardiff, Edinburgh, Manchester).
南斯拉夫:
CANKARJEVA ZALOŽBA, Ljubljana, Slovenia.
DRŽAVNO PREDUZEĆE
Jugoslavenska Knjiga, Terazije 27/11,
Beograd.
PROSVJETA
5, Trg Bratsva i Jedinstva, Zagreb.
PROSVETA PUBLISHING HOUSE
Import-Export Division, P. O. Box 559,
Terazije 16/1, Beograd

拉丁美洲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 A.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玻利維亞: LIBRERIA SELECCIONES, Casilla 972, La Paz.
巴西: LIVRARIA AGIR
Rua Mexico 98-B, Caixa Postal 3291,
Rio de Janeiro.
智利:
EDITORIAL DEL PACIFICO, Ahumada 57, Santiago.
LIBRERIA IVENS, Casilla 205, Santiago.
哥倫比亞: LIBRERIA BUCHHOLZ
Av. Jiménez de Quesada 8-40, Bogotá.

哥斯大黎加: IMPRENTA Y LIBERTIA TREJ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古巴: LA CASA BELGA, O'Reilly 455, La Habana.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IA DOMINICANA
Mercedes 49, Santo Domingo.
厄瓜多:
LIBRERIA CIENTIFICA, Casilla 362, Guayaquil.
薩爾瓦多: MANUEL NAVAS Y CIA.
1a. Avenida sur 37, San Salvador
瓜地馬拉:
SOCIEDAD ECONOMICA-FINANCIERA
6a. Av. 14-33, Guatemala City.
海地: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Port-au-Prince.
宏都拉斯:
LIBRERIA PANAMERICANA, Tegucigalpa.
墨西哥: EDITORIAL HERMES, S. A.
Ignacio Mariscal 41, México, D. F.
巴拿馬: JOSE MENENDEZ
Agencia Internacional de Publicaciones,
Apartado 2052, Av. 8A, sur 21-58, Panamá.
巴拉圭:
AGENCIA DE LIBRERIAS DE SALVADOR NIZZA
Calle Pte. Franco No. 39-43, Asunción.
秘魯: LIBRERIA INTERNACIONAL
DEL PERU, S. A., Casilla 1417, Lima.
烏拉圭: REPRESENTACION DE EDITORIALES,
PROF. H. D'ELIA
Plaza Cagancha 1342, 1° piso, Montevideo.
委內瑞拉: LIBRERIA DEL ESTE
Av. Miranda, No. 52, Edf. Galipán, Caracas.

中東

朗伊: MEHR AYIN BOOKSHOP
Abbas Abad Avenue, Isfahan.
伊拉克: MACKENZIE'S BOOKSHOP, Baghdad.
以色列: BLUMSTEIN'S BOOKSTORES
35 Allenby Rd. and 48 Nachlat Benjamin St.,
Tel Aviv.
約旦: JOSEPH I. BAHOUS & CO.
Dar-ul-Kutub, Box 66, Amman.
黎巴嫩:
KHAYAT'S COLLEGE BOOK COOPERATIVE
92-94, rue Bliss, Beirut.

北美洲

加拿大: THE QUEEN'S PRINTER
Ottawa, Ontario
美利堅合眾國: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波多黎各:
PAN AMERICAN BOOK CO.
P. O. Box 3511, San Juan 17.
BOOKSTORE, UNIVERSITY OF PUERTO RICO,
Rio Piedras.

大洋洲

澳大利亞:
WEA BOOKROOM, University, Adelaide, S.A.
UNIVERSITY BOOKSHOP, St. Lucia, Brisbane, Qld.
THE EDUCATIONAL AND TECHNICAL BOOK AGENCY
Parap Shopping Centre, Darwin, N.T.
COLLINS BOOK DEPOT PTY. LTD.
Monash University, Wellington Road, Clayton, Vic.
MELBOURNE CO-OPERATIVE BOOKSHOP LIMITED
10 Bowen Street, Melbourne C.1, Vic.
COLLINS BOOK DEPOT PTY. LTD.
363 Swanston Street, Melbourne, Vic.
THE UNIVERSITY BOOKSHOP, Nedlands, W. A.
UNIVERSITY BOOKROOM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Parkville N.2, Vic.
UNIVERSITY CO-OPERATIVE BOOKSHOP LIMITED
Manning Road, University of Sydney, N.S.W.
紐西蘭: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rivate Bag, Wellington
(and Government Bookshops in Auckland,
Christchurch and Dunedin)

西印度羣島

百慕大: BERMUDA BOOK STORES
Reid and Burnaby Streets, Hamilton.
英屬圭亞那: BOOKERS STORES, LTD.
20-23 Church Street, Georgetown.
古拉索, 荷屬西印度羣島: BOEKHANDEL SALAS
P. O. Box 44.
牙買加: SANGSTERS BOOK ROOM
91 Harbour Street, Kingston.
千里達及托貝哥:
CAMPBELL BOOKER LTD., Port of Spain.

[64C1]

聯合國出版物可從世界各處書店購置或預定, 其價格得以當地通用貨幣給付之。如欲函詢, 請與聯合國銷售組接洽, 地址如下: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N. Y. 10017, 或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PV.990

Printed in Hong Kong

Price: \$ U.S. 0.35

H.K.-64-09519

Reprinted in U. N.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Aug. 1964-100